



世界经典名著

梅菲斯特升官记

(上)

〔德〕克劳斯·曼 著

杨 江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序 曲	1
第一章 汉堡艺术家剧院餐厅	22
第二章 跳舞课	51
第三章 克诺尔克	73
第四章 巴尔巴拉	101
第五章 丈 夫	132

序 曲

一九三六年

“听说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工业中心，最近判决八百多名工人严刑，仅经过一次审讯。”

“据我所知只审讯了五百名；其余一百多名根本没有审判，而是被秘密杀害的。”

“工资情况非常糟糕？”

“工资还在往下降——而物价飞涨。”

“听说为布置今晚的歌剧院花去了六十万马克。另外至少还有四十万其他开支，尚不计歌剧院为筹备这次舞会关门五天的费用，这笔钱就记到公众的账上了。”

“小小的愉快的寿庆。”

“还非得去凑这种热闹不可，真叫人腻烦。”

两名年青的外国外交官，面带亲切的笑容，向一名身着威严制服的军官鞠了一躬。这位军官戴夹鼻单眼镜，用怀疑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。

“全军界高级将领都到场了。”当他们确知自己已远离穿威严制服者的听觉范围之外，这才重新搭起话来。

“不过他们都热心于和平事业，”另一位外交官恶意地讥讽说。

“还要多长时间？”头一位外交官笑眯眯愉快地问道，这时他又向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小个子太太请安，这位太太个子虽矮，但身材纤巧，她正挽着一位身材魁梧的海



军军官向这边走来。

“我们必须对一切有所准备才是。”

外交部的一名官员上前向两名年青的使馆专员打招呼，这两人随即把话题一转，赞赏起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大厅。“是呀，总理先生对这类事很有兴味，”那位外交部的官员有点踌躇地说。——“真不愧有高雅的鉴赏力呀，”两位年青的外交官几乎异口同声地保证说。——“的确是，”那位来自威廉大街的官员面有难色地说。“像这样豪华盛大的庆祝活动，今天除柏林之外别无他处，”其中一位外国人说。那位外交部的官员迟疑了片刻，然后彬彬有礼地微微一笑。

片刻。三位先生环视四周，悉心细听那节日般的喧闹声。“真了不起，”其中一位年青的外交官终于悄声地说——这回可不是尖刻的讽刺，而是确实感到印象深刻。他举目四望，周围布置之豪华奢侈，几乎把他吓得目瞪口呆。大厅里灯火辉煌，空气中芳香四溢，不禁使他头昏目眩。他内心充满敬畏，却又困惑不解，他眯着眼睛注视着闪烁不定的光彩。“我到底在哪里呀？”他想——这位年青的外交官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某个国家——。“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，无疑装饰得异常媚人和豪华，然而却有点令人恐惧。这些人个个盛装艳服，精神焕发，然而他们的情绪并不使人觉得诚实可信。他们如同木偶一样在那里活动——奇特地抽搐着，多么笨拙。仿佛有什么东西潜藏在他们的双眸之中，他们的目光一点也不善良，充满着恐惧和残忍。我们家乡的人看起来是另一种目光——他们和蔼得多，随便得多。在我们那边北方，笑声也是另一个样子。



这里的人大笑时总带点儿嘲笑、绝望、放肆和挑衅似的味道，同时又伴有心灰意懒和可怕的悲腔哀调。一个人如果感到心境舒坦，那么他决不会这么笑的。大凡有理智、生活上正派的男子和女人，决不会这样笑的……

庆祝总理四十三岁寿辰的盛大舞会，在歌剧院的所有大厅里同时举行。在绵延的回廊里，在前厅的过道上，在剧院的入口处，盛装的人群熙来攘往。开香槟酒的砰砰响声在各包厢里此起彼伏，包厢的胸墙上都挂上了高级的装饰帷幕。人们在剧院的正厅里翩翩起舞，那里的座椅早已搬掉。舞台也已为乐队腾空，乐队的阵容格外宏大，仿佛是要演奏一台交响乐至少是像演理查德·斯特劳斯的交响乐。但乐队只演奏军队进行曲和爵士音乐，虽活泼轻快，但听起来杂乱无章。爵士音乐曾因在黑人中间流行而被认为有失体统，所以在帝国范围内严遭禁止，但是这位高贵的要人，不愿在他的庆典中缺少爵士音乐。

这个国家的各方要人均已到场，一个也不缺——除了独裁者本人，他由于脖子痛和患神经疲惫症深表歉意，另外有几位不大有教养的党派的头头没有到场，那是因为他们没被邀请。与此相反，不少皇家公子，众多的君侯爵士以及几乎全部的贵族倒都来了；还有国防军的全体将领，许多非常有影响的金融界和重工业巨头，各外交使团的成员——多数为比较小的或遥远国度的代表；另外还有一些部长和若干著名的戏剧演员——寿星本人在戏剧方面表现出恩赐般的偏爱，这是众所周知的——甚至还有一位作家，此人看起来极其显赫，他与独裁者本人过从甚密。总共发出了两千多张请帖，其中大约一千张为贵宾请柬，有



权免费享用庆典中的一切；其余一千张请帖的持有者，每人需支付五十马克的入场费，这样，这笔巨额花费的一部分就从这里捞了回来——剩下的就摊在纳税人的头上，他们决不是属于与总理有紧密交往的人士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决不是属于新的德意志社会的精髓。

“这可真是无比壮丽的寿庆！”一位莱茵区军火老板的胖太太对一位南美外交官的夫人说。“啊，真痛快！我太高兴了，我祝愿所有居住在德国土地上的人，个个笑逐颜开！”

这位南美外交官夫人不大懂德文，因而感到很无聊，她闷闷不乐地淡然一笑。

活泼的军火老板太太对外交官夫人如此缺乏激情，颇感失望，她决定继续往前走。“请原谅，我亲爱的！”她文雅地说，一边蹶起发亮光的拖地裙脚。“我正要去拜见一下科隆来的老朋友——我们那位国家剧院经理的母亲。您一定知道，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汉达里克·何福根的母亲。”

这时南美洲女人第一次启齿发问：“汉里克·荷普夫根是谁呀？”——这可使军火老板娘忍不住轻声喊了起来：“怎么？您还不知道我们的何福根？何福根，我的好太太——不是荷普夫根！是汉达里克，不是汉里克——他可重视这个小小的‘达’字！”

说着她已匆匆向这位与众不同的德高望重的夫人走去，何福根的母亲正挽着那位作家，即元首的朋友的手臂，威风凛凛地穿过大厅。“最亲爱的蓓拉太太！好久不见，您可安好，最亲爱的？您有时还想念我们的科隆吗？不过



您在这里的地位是多么的显赫啊！令爱，那可爱的姑娘约茜可好？噢，对了，您那赫赫有名的儿子荷夫根近况如何？天呀，他可真是有出息呀！他现在几乎跟部长一样举足轻重！是的嘛，亲爱的蓓拉太太，我们在科隆都想您呀，还有您那两位出众的孩子！”

实际上，当蓓拉·何福根太太住在科隆时，她的儿子尚未发迹升官，这位百万富翁的太太从未关心过她。那时这两位夫人之间的交往极其浅，蓓拉太太从未被邀进入过军火老板的别墅。然而此刻这位快乐的、富有情感的富翁太太却握住蓓拉太太的手不放，因为她的儿子已经是总理先生的密友了。

蓓拉太太慈祥地莞尔一笑。她穿得非常素雅，不过也不是一点没有合乎体统的花哨，在她那挺括清爽的黑绸夜礼服上闪烁着一朵白兰花。她头发斑白，光滑而没有鬃烫的发型与她那仍旧相当年青的、精心修饰过的脸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她的一对睁得大大的蓝绿色的眼睛，冷静、亲切、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位喋喋不休的太太。而这位太太身上漂亮的项饰、长垂的耳环、巴黎的夜礼服以及她所有的荣华富贵，全是仗着德国疯狂备战得来的。

“我没什么可抱怨的，我们一切都很好。”蓓拉太太自豪而谦逊地说。“约茜和年青的唐纳贝克伯爵订婚了。汉达里克有点过度劳累，他忙得很。”

“这我是可以想象的。”实业家太太十分恭敬地说。

“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朋友凯撒·冯·姆克，”蓓拉太太说。

作家俯身吻了一下阔太太戴满首饰的手，她即刻又开



